

家事

“红娘”牵线

■李全茂

雪山深处有他在

■林建琼口述 李国涛整理



2019年8月，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四级军士长黄世荣的妻子林建琼，带着女儿到军营探亲，一家人登上3197哨所，在戍边石前合影留念。 李国涛摄

30天、29天、28天……寒假的脚步一天天走近，我心里喜忧参半，喜的是可以和在边关的他团聚，忧的是这将是我第一次冬天赴藏探亲，能不能克服高原反应和征服天寒地冻？巨大的问号悬在心中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决定一试。因为，在雪山深处，有我不尽的思念。

我的丈夫黄世荣，是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的四级军士长。对于西藏，我是既陌生又熟悉。说陌生，每次上高原，几乎都是机场到连队点对点模式，我甚至没有走进布达拉宫，一睹其神秘和壮观，羊卓雍措和纳木错的美也只能从网络图片里领略。说熟悉，我从2017年开始，年年都会去军营一次，个个的酸甜苦辣，深有体会。

2017年8月初上高原的体验，除了流了几次鼻血，整个过程比想象中顺利得多，让我一度误以为高原的威力不过如此。那次，丈夫刚好在团部集训，集训结束征得团领导同意，他到机场迎接，并送来红景天口服液和便携式氧气瓶，一路悉心照顾我。

相比老家云南弥勒到西藏贡嘎机场的1000多公里，从机场到连队的几百公里，则更为漫长。“还有多久到？”一路上，这是我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，而丈夫的回答千篇一律，“快了，快了。”善意的谎言最具欺骗性，它让我忘记了终点、忘记了旅途的疲惫，只顾着欣赏沿途的美景，雪山、湖泊、经幡、牦牛……那天，我们迎着朝阳出发，到达目的地时已送走晚霞。

第一次顺利进藏的经验，为我独闯边关增加不少底气。2018年7月30日，我瞒着丈夫上高原。临行前，我拨通他的手机，还没来得及说几句话，信号就断了。

信号中断，我早有“免疫力”。当年年初进藏，互换联系方式后，他主动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我赶紧回复痴痴等待，却没了下文。直到晚上12点，他的信息才姗姗来迟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连队驻地发生塌方，砸坏了通信光缆，断了信号，工作人员加班才抢通。这还不算，有一次他竟失联长达3个月。好在后来断断续续的电波跨越千山万水，传递彼此的问候和思念，才让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。

行程如期。飞机落地，我赶紧掏出手机拨打电话，本以为信号会连通，可试了几次，手机里传来的都是冰冷的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”。这可把我急坏了，不知他身在何方，我不敢贸然前往，没有其他办法，我只能守着电话在机场等待。等待的时光总是煎熬，我甚至动过“向后转”的念头，“再联系不上，我就回家了。”我暗自赌气。第二天，熟悉的声音终于从手机那头传来。

见面时的情景并不像电视剧般浪漫。“你不是来过吗？直接坐车来就是咯。”

“万一一你不在，怎么办？”“连队就是我的家，我能去哪里？”……

真正上演“人在囧途”是在2019年。丈夫事前电话告知，通往连队的简易公路升级改造，进入雨季，沿途随时可能有塌方，建议取消进藏计划。可年幼的女儿大半年没见爸爸，嚷着要找爸爸。有一天，她竟抱着爸爸的拼图哭了好久。我与丈夫也许久未见，甚是想念。女儿思父我思君，我心一横，便带着女儿匆匆踏上旅途。

那次，下飞机还是艳阳高照，当汽车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卡拉山时，天空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。七月飞雪，景色如画，可我哪有心思欣赏美景。怀里抱着酣睡的女儿，我心里却在不停打鼓，祈祷一切顺利。怕啥来啥，突然手机屏幕亮起，丈夫发来信息，“距离营地约5公里的地方桥断了，车无法通过，我和战友到桥头迎接……”

夜幕降临，汽车颠簸如同在跳着迪斯科，我用力握住扶手，手心全是汗。冰雨拍打车窗，望着窗外漆黑一片，往事如泉涌：我俩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攀爬到哨所，女儿呱呱坠地……

“糟糕！”突然，驾驶员一个急刹车，我差点一头撞在安全气囊盖板上。定睛一看，山体滑坡，一块饭桌大小的长条形巨石横在路中间。

“石头太大了，只有工程机械才能挪开。”驾驶员迅速下车，探明情况，“还好，如果我们早到半个小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驾驶员的轻描淡写，让我不禁起了鸡皮疙瘩。惊魂初定，我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，可手机显示一格信号都没有，顿时，不安迅速从心底升起。“我在哪

了简单的婚礼。

白巨光、徐柏莲结婚的喜讯传回部队，官兵就像自己家里有了喜事一样，一个个喜气洋洋，奔走相告。二营教导员唐保民高兴地一遍又一遍说：“家有梧桐树，不怕引不来金凤凰。”当然，很高兴的还有《解放军报》的编辑们和我自己，因为我们无心插柳成荫，成就了战友的一桩美满婚姻。

我高兴了一阵，就急急忙忙在办公桌前把白巨光结婚的事写成了新闻稿，立即发往解放军报社。刘代文编辑一接到稿件立马编辑，并在二版刊发《徐柏莲心灵美报社牵线 白巨光情投高喜结良缘》。编辑部还配上了短评《品德高尚人人爱》：白巨光和徐柏莲远隔千里，素不相识，为什么能彼此相爱？原因就是白巨光的行动使这位姑娘深切感受到，白巨光确实是个讲道德、有修养、品行高尚的人。如果每一个干部战士都讲文明，有道德，懂礼貌，都使人民群众见了觉得可敬可爱，那么我们军队在群众中的形象就会更美好，威望也就会更高。这篇消息的发表，又在军队和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。

白巨光结婚后不久，回到了部队，与徐柏莲过起了牛郎织女的生活。第二年秋天，部队批准已超期服役的白巨光退伍复员。

白巨光就要离开部队了，可往哪里去呢？按照战士退伍哪来回哪的安置原则，白巨光应该回四川垫江。如果白巨光一人回四川，他就要和徐柏莲长时间两地分居。那时交通、通信不便，一个村里只有党支部、村委会一部电话，并且不许私用。联系要靠写信，一封信从四川垫江到武汉，快则一周，慢则半个月。想到这里，白巨光心里很难过，很着急。

考虑到白巨光是连队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标兵”，是很多官兵和群众关心的榜样，部队又派二营副教导员杨国旺到武汉去，专门办理白巨光退伍一事。杨国旺带着团政治处的介绍信，军、师、团政治机关关于开展向白巨光学习的决定和通知，还有《解放军报》等多家媒体刊登白巨光先进事迹的报纸原件，匆匆来到了武汉。一连几天，杨国旺辗转于各个部门……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在湖北省、武汉市领导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，武汉市同意白巨光退伍到武汉，并把他的安排到徐柏莲所在的武汉钢铁公司北湖农场工作。

从此以后，白巨光离开了高炮团。他先是在武钢北湖农场团委工作，由于表现突出，被组织推荐上了大学，大学毕业又当了教师，后又做了武钢一个分厂的团委书记。几年前，他和徐柏莲相继退休，现在在广西南宁生活。

1980年4月18日，是《解放军报》报道白巨光正确处理恋爱关系的日期。1981年1月4日，是他们结婚的大喜日子。40年过去了，白巨光和徐柏莲相濡以沫，幸福美满，就像一首诗中形容的那样：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，忠贞不渝，新美如画。



插画：徐金鑫

么优秀的成绩，多么好的同志啊。我要用自己满腔火热的爱去温暖那颗受过创伤的心。”

后来，在部队领导的支持下，白巨光给徐柏莲写了回信。徐柏莲收到白巨光的回信后，非常高兴，马上回了信。不久后，两人开始了书信往来的恋爱关系。几个月后，白巨光向组织提出，要和徐柏莲结婚。

部队研究后，表示热情支持，特批了他的假期。白巨光没有到过武汉，教导员唐保民向团首长请示，建议派二营副教导员杨国旺陪他到武汉，代表部队祝贺他们喜结良缘。

尽管白巨光已与徐柏莲通了许多次书信，并互寄了照片，但毕竟还没有见过面。再说，武汉那么大，到哪里去找她？为了不出差错，双方商定见了面的具体办法：徐柏莲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等白巨光，具体位置是从北面桥头往桥上数，第六根电线杆（路灯）下面，并且手拿一份《解放军报》，面向北方。白巨光身穿军装，也手拿一份《解放军报》，由桥北向南行进。副教导员杨国旺陪同前往。

那天，白巨光和杨国旺按照约定，在武汉下火车后，坐公共汽车赶到武汉长江大桥，从北面桥头往桥上走。没走多远，白巨光就看到了早已等在桥上的徐柏莲。徐柏莲也远远就看到了他。两人向对方飞奔过去，紧紧握手，你一言我一语地畅谈起来。

为了不打扰他们，杨国旺站在距他们较远的地方，欣赏滚滚的长江水和一艘艘繁忙的船只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白巨光和徐柏莲才发现忘了杨国旺，连忙过来道歉。杨国旺笑着说：“这个时候你们忘了我，我完全理解。”

他们一起回到北湖农场，随后举行了一场婚礼。婚礼在连队的礼堂举行，官兵们都来参加。白巨光和徐柏莲在官兵们的祝福声中，交换了戒指。婚礼在官兵们的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。

岁月有情

2021年的1月4日，是白巨光与徐柏莲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。就在这天，白巨光从广西南宁打来电话，说他和徐柏莲有一个心愿：你如果见到《解放军报》的同志，请代向他们问好。他说，《解放军报》是他和徐柏莲之间的“红娘”。他们结婚40年了，两人一直在心里默默地感谢《解放军报》，感谢《解放军报》成就了他们的美好姻缘和幸福美满的家庭。

白巨光的电话，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40年前。

1980年，我在原第38军113师高射炮兵团政治处宣传股任新闻干事。3月初的一天，我到二营五连了解情况，寻找新闻线索。连队指导员梁文图向我介绍了几天来的好人好事，最后讲到了二班长白巨光正确处理恋爱关系的一件事。

白巨光是四川垫江县人（现属重庆市），1977年入伍。入伍前，和老家一位女孩建立了恋爱关系，互赠了照片和礼物。白巨光入伍后，双方鸿雁传书，关系密切。1979年，部队提干政策发生变化，即由原来直接从优秀班长中提拔干部，改变为军事院校培养干部的制度。这样一来，已经成为班长的白巨光不能直接提干，必须先考军校。但白巨光文化水平不高，很难考上军事院校，提干希望因此变得渺茫。与此同时，女方有了在信用社的工作。考虑到白巨光复员以后两人可能面临的现实差距，女方开始疏远白巨光，信写得少了，字里行间流露的情感也平淡了。

几年的感情就像天上的白云一样，说没就没了。白巨光急在心里，一连几天闷闷不乐。连队指导员看在眼里，考虑到白巨光年龄也不小了，是该考虑婚姻问题了，就批准白巨光回家处理私事，并在他临走前特意反复叮嘱：“认清对错，别办糊涂事，别犯错误。”白巨光向组织保证，一定会处理好个人问题。

白巨光千里迢迢回到家乡后，首先找女方进行了耐心地交谈，希望继续保持恋爱关系。但女方不为所动，执意要分开。白巨光只好忍痛同意结束恋爱关系。

听说白巨光回来了，一帮老同学、老朋友纷纷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给他出主意，甚至有人说要帮他去找女方理论。白巨光严肃地拒绝，并表示：“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，但我不能照你们说的去做，因为我是共产党员，是一名解放军战士。再说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即使硬捆绑成夫妻，将来也不会幸福的。”第二天，白巨光主动找到女方，把她的照片、她送的礼物都退还，并祝她幸福。

想到部队训练任务重、工作忙，白巨光心似箭，很快返回部队。回连队后，他认真带领全班搞训练，在火炮基础知识考核中，他们班取得了全连第一名，他个人也获得了全连军事理论考核

家庭秀
敬礼 爸爸 请检阅您的小树吧
我眼中的希望 等着您眼中火苗的点燃
我在您的笑容里 搜寻到闪电般的答案
我的军装收藏着 岁月曾赐予您的青春的礼赞
妈妈 您看 时光从未远走
微笑在您的嘴角 绽放如雷霆
而我的甜蜜 仍如让您骄傲的云朵一般
一起飞吧 让我们的笑声 在风里 一直飞到天边 像快乐的浪花那样嬉戏追逐
李学志配文



定格 图①：在战友热烈的掌声中，东部战区陆军某新兵大队6连优秀新兵黄魏斌接受父亲为他颁发荣誉证书。 谢文剑摄

图②：2020年12月19日，第73集团军某新兵大队举行新兵授衔暨表彰大会，邀请新兵家长代表来到仪式现场，亲手为自己的孩子佩戴军衔。授衔后，新兵向家长敬礼。 王磊摄

图③：2020年12月21日，新疆军区某训练基地新兵连举行2020年度新兵授衔、入伍宣誓暨新训表彰大会。被授予列兵军衔的女兵惠朵儿，在结业考核中荣获3000米课目第一名。图为她的母亲宋惠琴来到军营，与她一起分享这一光荣时刻。 罗兴仓摄



本版投稿邮箱:jbjrt@163.com